

祝 老 八 十 生 辰 感 言

生 浮

由于大陸變色，不願坐受共匪暴政虐待的僧徒，都湧來自由天地的香港，使香港佛教激增數百僧徒，這是香港空前未有的盛事。在這數百避難來港的僧衆中，有為講經說法，有為講經說法的法師，有為名山大寺的方丈，有為青年學僧，有為宗門長老，有為經懺僧和行脚僧；同時就在這五方雜聚賢愚不等的難僧中，有一位青年碩德的高僧，那即是青島湛山寺的虛老法師。說起虛老，這又不獨是在港難僧中唯一道高望隆的巨德，也是我國全體佛教上數的人物。而虛老的宏化事業，多數是在北方；修建廟宇，興辦學院，為老建樹中的巨業，這些功績教佈在黃河流域和關外地區，北方佛教因之奠下繁盛的深厚基礎。可惜時代的劇變，又帶給佛教空前的災難，不啻是南方和北方的佛教，而今都在共匪統治下，受到無法估計的損害，打失了繁盛的發展和光大的作為。

復次虛老來港，雖然爲了逃避共匪的災害。但爲救的願心，絲毫未受影响，這從虛老來港後的表现上。可以見之；因爲虛老在港曾辦有華南學佛院一座，攝收一般失學而可造的逃難青年僧，予以佛法的

灌輸，爲來日復興佛教蓄養一批幹部人材。該院設在荃灣宏法精舍，地址優美，環境也很幽靜，第一屆的學僧已歷三年，現第二屆的學僧亦將在明年春間畢業了，而虛老這種爲爲人的精神，顯得非常年輕，這是一般長老所不如的。所以僧俗佛徒對虛老的一見一聞，莫不五體投地表示崇敬。筆者出生和參學均晚，又以因緣的差別，未能親近他老，這是非常遺憾的事！但是他老的德望，早在十餘年前，在江蘇鄉間小庵中，即已從盛傳吾國佛教有三虛——虛雲、太虛、虛白——的傳說中而知名。然而遺憾之中也有一點欣慰，那即是筆者能在不期而然的香港拜識他老，因此得着不時親近的機緣，這是我所想不到，所以感覺很慶幸！

六月初一他老八十八生辰的日子。八十高壽，這是多麼難得難逢的事！照一般的人情說，應該要廣告師友徒衆，熱烈地慶祝一番才是，而況他老又是現前不可多得的大德，對佛教有着不可磨滅的功績哩！可是他老對這人生僅有而難得的一次八十壽辰，却若無其事，不獨不許及門的四衆弟子有所表示，即連平素的友好，亦不與聞，他老此種超然脫俗的胸懷，十足地顯出了僧寶的聖格。而虛老的偉大，到底購不住四衆佛徒的良知，儘管他老的壽辰祕而不傳，但終爲敬仰他老的佛徒們獲知，所以在初一的這天，仍然有很多的佛徒，抱着敬老尊賢的情緒，去爲他老祝壽，這該是虛老想不到的事吧！而筆者在這天，也曾從青山趕去參加。當筆者抵達弘法精舍時，見到大殿上已

擠滿了四衆佛徒在念延壽普佛。筆者在殿門前肅立良久，一面自責來遲，一面看到這不常看到的普佛，覺得念普佛的四衆中，很多是不常見的，有些甚而請不出來的，這次却不約而至，不愛出來的也來了，尤其四衆之中的出家佛徒佔了全體的百分之九十，打破歷年常見常聞的老太太佛教的讖嫌，反相的老太太只有數人而已，男居士却還不少，於此也可見到道德和人格的價值，到底不與虛有名位者流同。至此筆者自覺地著起袍衣，至後老處祝壽禮，隨後即參加普佛，回向時筆者才見到設置非常簡樸的壽堂，中央掛著一幅「佛壽無量」的壽帳，那是該院全體師生敬祝的，此外僅有一副壽聯和幾隻玻璃壽屏點綴着。在回向中值得提出一說的，即是「增福壽菩薩」特別唱得很多，一直唱到數十位來賓次第上香禮拜完畢，大有欲罷不能之勢！如果有人要問一共唱了幾多遍？我想，除了當時維那師在暗持數珠計數，誰也不能清楚地答出。而且唱的那樣虔誠和壯實，亦足以表達四衆人們的祝願之切？而不求福壽的佛老，人們却偏偏願他增福益壽，于此也可見四衆是怎樣的敬愛他老了！

普佛完畢後食齋，這時後老命學僧把來賓供養他的壽儀啦，毛巾啦，拿出分贈大眾。本來我們是來祝壽的，這樣一來，却變成祝我們的壽了，大家在感愧之餘，益敬他老慈悲喜捨的風度！而大眾用畢輕鬆爽口的齋齋，紛紛地又各奔山頭。筆者更承大光法師贈我一部「影歷回憶錄」，爲大光法師記述後老所說一生的經歷，編印以壽後老的

穿過這樣的衣服。再檢查襯衫口袋，果有一支鉛筆，一支鋼筆，一柄彎脚規，並且鉛筆桿兒是賽璐珞質，和海華斯的預言「一吻合」。口袋裡佩帶鉛筆鋼筆，也許是人之常情，但是那柄特別的彎脚規，你也能說是「偶合」嗎？海華斯平日很少夢魘，而且遇見鬼魂，是在接到噩耗之先，電報不能影響他的心理。他立即奔喪回里，前後不過二三十小時，印象清晰，兩地印證，竟不差絲毫。

「美國心靈研究會」專門調查和研究那些神奇鬼怪的事情。該會擁有男女會員六百八十人（來自國外者十九人）人材濟濟，有著名的醫師，精神分析學家，心理學教授，哲學教授，審判官，魔術師，傳心術專家等等。但是天地之大，無奇不有，像上面那個鬼故事，憑這麼多的專家學者，也無法解析清楚。（載自十月份讀者文摘）

該書印刷精美，分裝上下兩厚冊，筆者接後且行且讀，對他老壯年毅然決然地擺脫妻兒的情縛去出家學佛，而後負起弘揚佛法，濟度人世的責任，使在塵勞中的妻兒，亦能沾到佛法的勝利，這種出家，學佛的精神，在今日的出家衆中，稀少又稀少，故更加尊敬！

最後筆者祝願他老「老而彌健，常爲人海中的燈塔，給迷失方向的衆生，予以光明的指導與救護！」

夏歷六月初四日寫於香港青山。

